

岁月笔记本

■ 商竹

小戏迷

那些年，忙完秋收，闲下来的乡村，又有好戏看了。

村里从东到西，每个生产队包三两场，齐济过。戏班子来自河南镇坪县，唱的是豫剧。成员由好几个家庭组成，平时劳动，晚上排戏。冬里出来，年前回去。有戏，也有大戏。一人演好几个角，有的没戏时敲锣打鼓。一般在晚上唱，偶尔下午加演一场。演的戏基本不重样。有的大戏，需要连唱几场。最受欢迎的是《卷席筒》。小娃娃在台上动了真感情，唱得鼻一把泪一把。小镇人坐在台下，跟着心旌神摇，泪水涟涟。卸了装，才知“小娃娃”是个大叔。

这样的场合，少不了小娃凑热闹。他们最爱看翻头武打的场面，爱看丑星表演，也爱看其中两个年轻女演员的扮相。她俩一个演旦角，一个扮生角，熠熠生辉，光彩照人。脱了戏装，她俩是不是依然很美、很帅？没见过。

街上演完，河那边又开始了。洲河北、下洞底、上洞底、张源、雷家洞，戏班子到哪，戏迷们撵到哪，过足戏瘾。听说，这个戏班子一直唱到腊月底，北到孤山坪，东到雷家洞，西到山阳的银花、中村。过年了，当地的宣传

队，老戏班里的老人手，方才开始热闹，闪亮登场。

小娃们提前约好，在桥边聚齐，玩一会儿漂石片。有的小石片漂出去，在水面上溅出十多个水花，擦过浮荡着泡沫的河面。接着在桥上玩。乡村的木桥，这时搭在河里，摆了一行高大沉重的马扎，搭上了桥板。人在桥上走，桥板闪悠悠。偶尔有晕桥者，过到中间，脸色煞白，就得扒住马扎稳一会儿。小娃们在桥上来回跑，一点不怕。

玩够了进村。到处是人。等等。汽灯亮了，锣鼓响了，戏开唱了。戏台搭了大红的帐篷，不仅整端，也能挡风，挡雨雪。戏台侧拉二胡那里，笼了一盆火。后台放了一大盆明火发。本队里包戏，我们个个搬板凳，理直气壮地往前边坐，坐在正中间，还有火盆烤。去了别村，只能颠倒过来，乖乖地站在远处，或者挤在台下。但见戏台上，响器呜呜哇哇，戏装花花绿绿，演员出出进进，枪来棒往，戏词听不大清，内容也不懂，有些戏已经看过了，却依然兴致勃勃。看着看着，感觉到冷了，饿了，困了。几番跺脚，搓手，揉耳朵，终于意兴阑珊。这时，只要有年龄稍大的带头，小娃们齐刷刷

诗 意 人 生

盘 点 岁 月

■ 李 婷

如今，我不说
匆匆，太匆匆
盘点岁月
走过的路已太过漫长
一眼望不到边
看似草木葳蕤？繁华似锦
只有心知道
那些遍布其中的
满目疮痍？刀光剑影

如今，我不说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我只是嘴角微扬
一笑而过
如果一定要问
我只是轻声言说
岁月静好

毕竟，那些沉浸其中的
悲欢离合
未历经的人
谁解其中味？

就像我对你说
这个冬天下雪了
原想收获一个冰清玉洁的晶莹世界
你却只是感觉
那一定很冷

（作者供职于《陕西公路》编辑部）



在 路 上

一个养路工的“灰色收入”

■ 许晨冰

艺海浪花

硬笔书法（周峰）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

爆竹聲中一歲除
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
曠日總把新桃換旧符
書于壬元日周峰

東風夜放毛千樹
更吹落星如
兩宮馬嘶奔香滿路
風策聲動
玉臺光轉一庭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
笑語盈之暗香
去公里尋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
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書于幼安書玉案元夕周峰

我 与 《 陕 西 交 通 报 》

1993-2023

主题征文

2009年,《陕西交通报》(以下简称“陕交报”)的一个编辑来汉中采风,谈话间我无意中聊起我3岁儿子的日常趣事,她听了之后,笑说你可以写下来啊,给我们副刊投稿。我挺诧异,脱口而出“怎么写?”她随口说了两句开了个头,我瞬间豁然开朗。而我们彼此都没有想到,这个不经意的对话,开启了我与陕交报的不解情缘,更开启了一个业余作家的文学创作之旅。

来自编辑的鼓励

2009年3月,借鉴了编辑两句开头的“糖糖趣事”发表在陕交报副刊。从此,生活像是为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开始写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其中有家生活的记录,对日常阅读的思考、对公路文化的探寻。心之所想、心之所至,从构思落笔,到斟酌修改,再到发表见报,整个过程于我而言乐在其中,我会把每一篇发表在陕交报的文章都剪下来小心贴在我的剪贴本上,那份沉甸甸的感觉让我满足而踏实。十多年过去,我已经在陕交报上发表了60多篇文章,而我又是何其有幸,虽然也有被编辑要求改稿的经历,却居然从未被毙过稿,这是对一个写作者是多么难得的鼓励。

日积月累,我的文章陆续在《汉中日报》副刊、汉中本土文学期刊《袞雪》、《大众日报》(秦都)等刊物和微信公众号“读书村”上发表。6篇关于公路文化文章在《中国公路》杂志发表。2016年我加入汉中市作协,2019年加入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

2019年7月,一段真实的生活经历让我有感而发,写一篇2000字的小小说《忠庆与燕梅》,一如往常,陕交报编辑很快采用了。然而这是我初次尝试小说,即便已经见报,我心里仍然没

一 路 相 伴

■ 王丽红

月,当月主题是“从宝鸡到四川”前世今生的故事,从古栈道到民国时期的现代公路,再到现在的铁路公路,都可以写。月末版编辑联系我说,这可是你的题材啊。恰好我新调下的单位下属石门栈道风景区,我很早就知道民国时代西汉公路的筑路先锋张佐周先生葬在这里,却从来没有去瞻仰过。这仿佛冥冥中的安排,我马上驱车前往。景区部分正在施工,张佐周夫妇的墓恰好在施工围挡区,我请保安帮我打开那段铁丝网,拾级而上,张佐周先生的浮雕像、碑文,夫妇合墓赫然在目,仅仅因为青年时借助古褒斜道线型修筑西汉公路在这里工作过3年,年过九旬与世长辞后,他坚持归葬褒谷,与路相伴。我在先生的墓前由衷感慨,写下散文《风烟俱静褒水畔》,月末版采用后,又发表在《中国公路》杂志。月末版这期的主题,也像是一种指引,作为栈道之乡的汉中,连接川陕的七条古栈道,古往今来演绎变化,有多少可书可写的故事,我想我会继续写下去,写古道的源远流长,写现代公路的传承接续,写出一脉相承的动人华章。

知道我现在获取报纸不方便,因此每每有我的文章,编辑都会很贴心的给我邮来两份,每次看到熟悉的信封,看到熟悉的报纸,就真切地感受到这份情感和温暖仍在延续。不经意间,我和这份报纸之间、和编辑之间,发生了那么多的故事,而这份朴实无华报纸更是见证了我写作路上的点滴收获和成长,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小伙伴。

疫情三年,不少人身心俱疲,让人反思对生活的取舍,什么是生命中更重要的?我们到底该舍弃什么?保留什么?或许每个人都会有更新的思考。而与我而言,写作之乐,与陕交报之缘,是我断不能割舍的。

愿我们继续,一路相伴。

越 到 艰 难 处

越 是 修 心 时

昨晚睡前接到闺蜜电话,得知她84岁的父亲在中心医院里靠输血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她两个弟弟先后阳倒在家里,发烧咳嗽无法起床,只有她这个当大姐的勉强撑着陪伴在床前。她的母亲也在家里强撑着,根据咳嗽的症状也应该住院治疗,但是看到儿女们自顾不暇的窘状而先择了坚决不去医院,可怜的闺蜜心力交瘁,只好把老公安排去家里照顾妈妈。心里实在惶恐所以深夜给我电话诉说,她也知道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语气充满了无助无奈和伤感。

电话里我忍着不敢把话说透,但是彼此心里都知道那些委婉的语句后面是多么凌冽的事实!通话结束时,她说:“该来的都避不过,你也要保护好自己和家里的老人,不要为我担心,我没事的”。

挂断电话,我突然就绷不住了,瞬间泪流满面,不觉想起了2008年四川地震后主持人李小萌路遇一个挑夫,简单交流分别时那人说了一句“谢谢啦,你也要保重自个”后,面对镜头李小萌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的场景。我这闺蜜,自己身处水深火热之中,虽孤立无援却坚韧清醒,还记挂着我和家人的安危,这从心底冒出的淳朴和善良在非常时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直面死亡是人一生的必修课,每个人都是从离别自己父母开始深刻感受到命运的残酷和悲催的,我已经迈过了这个坎,而闺蜜却要在这一场大疫面前直面这最磨人的考验。

躺在床上我难过了很久无法入眠,一种无力感油然而生,似乎积累了一生的热爱和坚强都在瞬间被夺走了。我想象着闺蜜在漆黑的夜里那种极度的恐惧和无奈,家里人都被病毒袭击了,弟弟们暂时还帮不上忙,父母年迈体衰,看着病床上那个苍老的父亲,心里空荡荡的,不敢想接下来的发展又不得不想,那种绝望是多么的难捱啊。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她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一味的愤怒和指责,仍然明白别人也在经历着同样的纠结和惶恐,仍然把安慰和关怀当做寻常的善意轻轻传达,这一点慈悲心在今年冬天这个特殊时期是多么稀有啊!

最近的日子似乎分外难熬,耳边不时飘来谁谁离去的消息。到了如今这奔六的年纪,同龄人的父母还健在的基本都是八十以上的高龄老人,再加上基础病的存在,他们自然成了病毒攻击的主流人群。

前天我也参加了一个同事母亲的葬礼,在一个新近刚刚开辟的场地上依次排列着六个老人的灵堂,没有哀乐没有哭声,也没有烧纸祭拜等原有的程序,亲属发了告示:感谢你前来祭奠家母,鉴于目前大家的健康状况,一切从简,请你稍事休息,喝杯热茶就回家休息。短短几句话,几多无奈几多心酸跃然纸上,我们一行三人看着那站在风中顶着一头乱发、两鬓已经斑白,脸上表情僵硬的同事,似乎所有的语言说出来都不合适,只好一一与她相拥,拍拍后背就拍出了泪花,两个大姐和我终于都没忍住,穿着孝衣的其他亲属克制着悲痛把我们让进了里屋。我们坐在桌前,安慰了同事几句,口罩不敢摘,水也不敢喝,十几分钟就起身离开了,回来的车上都不说话,想那躺在冰棺里的阿姨也曾是一位名气很大的中学校长,年轻时人美工作突出是多么的令人尊敬!如今就这样如一片树叶缓缓落下,没有声响寂静沉默,两天后将变成一股青烟,一生就这样交代了。

疫情三年改变了很多,普通人的日子更是被撕的面目全非,年末的这次放开到底是对是错,未来的疫情又将如何作妖,都得交给历史去检验。活在当下,不确定就是常态,生离死别本来也是常态,只是这样一种密集的离别不免太过惨烈,而亲历这种离别的人们更是在伤痛中增加了惶恐和无奈。作为旁观者,我们也在别人的悲剧里一次又一次的体会到命运无常和人类本身的卑微和渺小。不管如何被打击、被分离、被重创,太阳每天还是会照常升起,日子还是要继续,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那些经历了亲人离去的人们祈祷,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也愿我们都能在这场大疫的考验之下,变得更加客观冷静,遇事不盲从不偏激;变得更加珍惜亲人朋友,时时传递善意和温情。不论多么艰难,都要努力做到:好好活着。